

幽深隧道，“脚踏黄金白银”，探寻千年前的神秘金窟和古代工匠淘金时遗留的痕迹，亲手抱起价值百万闪闪发光的金砖，终于明白“黄金是怎样炼成的”。400多年前，一个竹杖芒鞋的中年人，从江西临川老家出发，经衢州，过龙游，一叶扁舟，潮流而上，来到遂昌县城。他，就是遂昌县令汤显祖。汤显祖在遂昌任职五年，勤政爱

民，兴教办学，劝农耕作，留下了传世名作《牡丹亭》。后因明朝皇帝派太监来金矿搜刮民脂民膏，奏疏不成，辞官回乡，写《感事》诗一首，表达他此刻的愤怒之情：“中涓凿空山河尽，圣主求金日夜劳。赖是年来稀骏骨，黄金应与筑台高。”汤显祖归隐一年后，矿难突发，“石崩，毙百人”，遂开采停止，湮没无痕。

入夜，篝火在南尖岩上燃了起来，通红通红，映红了小吴的脸，她那清澈的双眼更加深邃了，眨巴着，似星光闪耀。夜色中，大家围了个圈，唱起了歌：“云美山美梯田美，遂心遂愿遂昌行”，歌声由近而远，飘散在幽谷深山，弥漫成一派静谧和谐的气息，让人仿佛置身于“月朗风轻，云闲水自清”的氛围里。

伯乐·伯牙

SPOTTING TALENTS

> 文/伯年

2008年7月27日文汇报笔会《戏词戏装谈屑》内有此一段——“其实京剧音乐重在内质。传统乐理向来着眼在精神气质方面，伯乐操琴，子期听出‘志在高山，志在流水’，即在此意。”

这一段话，据作者称，是引自大学问家王元化先生《清园谈戏录》的。

此“谈屑”本来就是谈古论今之大作，而且，引文又出自人所敬重的元化先生，所以就更使人刮目相看了。然而，联系上下文，再看“伯乐操琴，子期听出”句，就觉得其中有错。错就错在将“伯牙”错成“伯乐”了，而且肯定与元化先生无关。

这种错误，有可能对一般青年、一般读者，产生误导，以为那位操琴者就是伯乐，或者以为伯乐既能相马，又能操琴。尤其是在中国文化正走向世界之时，就更有可能使外国朋友产生这样的误解。即以普及文化知识而言，似应稍稍说上几句。

伯乐是春秋中期秦穆公臣子。相传为古之善相马者，曾荐九方堙为秦穆公相马。据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称，他认为相马必须“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内而忘其外”。可见其不唯精通相马，而且所论切中肯綮。又据《通志·氏族略四》云，伯乐即孙阳伯乐。再据《韩非子·说林下》载，伯乐为春秋末赵简子臣，即邮无恤，又作邮

无正，字子良，号伯乐，善御马，又善相马，曾教两人到简子厩中相马。

此处提供了三个出典，而所说均为一人，不同的是，最后一个出典说伯乐还善御马。而御者即驾驭也，就是说，伯乐还会骑马，用马，而且相当熟练。一个善于相马者，能御马，这也是情理中事，因为只有能御马，熟悉马，经常和马相处，“多见则识之”，才能相马。

伯牙为春秋时琴师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有“伯牙鼓琴，而六马仰秣”记载，认为其高操琴艺乃“积学”而成。如据《乐府解题》载：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，三年不成。后来，他随成连至东海蓬莱山，闻海水澎湃、群鸟悲号之声，得到启发，有了灵感，“乃投琴而歌，从此琴艺大进。”琴曲《水仙操》即为伯牙所作。又相传《高山流水》也是他的作品。

至于“高山流水”一词，内容及曲名据《列子·汤问》所载伯牙与钟子期故事云：“伯牙善鼓琴，钟子期善听。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，钟子期曰：‘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！’志在流水，曰：‘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！’”后因以“高山流水”或“流水高山”为得遇知音或知己之典。上世纪60年代，著名电影演员王心刚和张瑜，分别扮演讨袁护国将军蔡锷和名妓小凤仙，二人相知相爱，拍成电影，名即《知音》，



并有李谷一演唱主题歌《知音》，至今流传不衰。

《高山流水》一曲，现存传谱初见于《神奇秘谱》，其题解称：“高山流水……本只一曲……至唐，分为两曲。不分段数。至宋，分《高山》为四段，《流水》为八段。”《天闻阁琴谱》所载《流水》，为清代四川琴人张孔山先生传谱，以七十二滚拂描写流水奔腾澎湃之状，故又名《七十二滚拂流水》，流传较广。

而上述《天闻阁琴谱》为琴曲集。清末唐彝铭主编于1876年，张孔山、曹雅云等琴家参加编订，二十一卷。前五卷杂录诸家琴论，记述历代琴式、琴人事迹、弹琴指法及制琴法等。后十六卷选收各派琴曲145首，均载明出处。所收张孔山传谱的《流水》、《醉渔唱晚》等曲，为川派重要琴曲，经此谱采录后流传。

因此我们可以知道，此伯非那伯——伯乐是相马大师；伯牙是操琴大家；而钟子期则是音乐鉴赏家，是知音。否则，伯牙弹了半天，对牛弹琴，那也是白辛苦。钻个牛角尖，伯牙是否也会相马，伯乐是否也会操琴，那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史无记载，而且各有专攻，品牌有异，2600年前到今，是不能混淆的。